

## [行走常山]

## 初探元坳

晓亮

几缕阳光，透过云层。几位摄影老师抓拍着光与影在山峦间瞬息万变的舞蹈，镜头时而对准远山如黛的轮廓，时而捕捉近处草叶上未晞的露珠。这光影的魔术，让元坳之巅的上午，格外生动。

县宋诗之河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春国被文友称为“牛哥”，成了临时“导游”。他指着北面山脊，说起宋代某位在此留下诗篇的诗人；又指向东南云雾缭绕处，考证诗句的可能地理位置。他的话语里满是知识，仿佛千峰万壑本就是一本立体的宋诗集。

座谈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展开。大家围坐遮阳棚下，组织了一场笔会，话题如风自由流转：从“宋诗之河”的文献整理聊到新媒体时代的诗歌传播，从山峰命名溯源谈到生态文学写作。山风不时撩动棚布，送来清冽的草木气息。

中午时分，几片云朵倒映在餐厅玻璃上，宛如调皮的孩子映在了天花板上。说起村里的月季花，大家眼里都闪着光。一位文友说，这里的月季产业不仅带动了农家乐，催生了“花间民宿”，更让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动了回乡的心思。“关键找到了自己的路子。”他说，“就深耕‘月季’这一朵花，把它做透、做美、做出文化。”

诗人麦子即兴吟了两句：“昔日荒坡地，今朝锦绣堆。春风如有价，先到郭塘来。”赵木兰老师听得认真，轻声说：“好。有产业，有坚持，乡村才有魂。”

午后，我们走入郭塘的“花径”。阳光正暖，山风拂面。近距离接触花海，带来另一种震撼。花朵触手可及，花瓣柔软如丝绒，在阳光下泛着细腻光泽；颜色丰富得超乎想象，深深浅浅。甜香中混着清冽，随风飘散。蜜蜂嗡嗡忙碌，蝴蝶翩翩起舞。

淡粉色的“龙沙宝石”花墙如梦似幻，一位摄协老师立刻支起三脚架。走到高地俯瞰，花田依山势起伏，形成错落的色块，与农舍、青山、蓝天构成绚丽的画卷。牛哥感叹：“这哪里只是花田，分明是大地艺术。”一些花枝上挂着小小的二维码，一扫便能显示品种信息与相关诗词，为赏花添了文化韵味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给元坳群峰镀上温暖的金边。回望郭塘，花海在暮色中变成朦胧而绚丽的色斑，依然夺目。

笔会没有正式总结，但每个人心中都装得满满的。车上话少了，多半看着窗外，默默回味。

我靠着车窗，回想这一天的所见所

闻。从元坳之巅的豪情与遐思，到郭塘花海的视觉冲击；从关于文学与历史的思辨，到关于乡村未来的讨论……这一切，如同一幅多层次、多色彩的画卷，在心中缓缓展开。

这不仅仅是一场雅集，更像是一次沉浸式的田野采风，一次对当下中国乡村鲜活样本的观察。那美丽的月季，不仅是经济的增长点、乡村的颜值担当，更成为一种纽带，连接起传统与现代、城市与乡村、文化与生计、梦想与现实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白居易的这句话，此刻格外清晰。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，往往就蕴藏在这生机勃勃的田野之中，蕴藏在具体的人们的汗水与笑容里。

车子驶入华灯初上的县城，从山野的烂漫回到人间的烟火，仿佛只是一瞬。但我知道，元坳之巅的风，郭塘花海的香，以及这一天的种种触动，已经悄然沉淀，必将在我的笔下，生长出新的枝芽。

笔会结束了，但关于山、关于花、关于人与土地的思考，或许才刚刚开始。

## [鲜辣常山]

## 年糕的美丽天堂

陈倩

天气渐冷，冬悄然而至。在这寒意瑟瑟的季节，如果说有什么最让我百吃不厌的食物，那就是年糕了。老话常说：“吃年糕，年年高。”年的味道总是和年糕紧紧相连。

老常山人对于年糕有种难以言喻的热爱，特别是招贤镇汪家淤村的年糕，在当地很是出名。从常山县招贤镇往西南方向行进一段，穿过小巷，越过小溪……便离汪家淤村越来越近了。

乡村公路像一条徐徐展开的画卷，将汪家淤村的花团锦簇渐次呈现。清风拂过，绿意盎然，一些不知名的花儿摇曳着，将大地装点得明媚蓬勃。走着走着，就来到了这个被稻田与青山环抱的村庄。

汪家淤村，是个鱼米之乡。这里有深山绿水、肥沃稻田，也有着制作上等年糕的优质原料。村民制作年糕的手艺代代相传，方圆十几里的乡民都喜欢赶到这里打年糕、买年糕，此村也因此被誉为“年糕村”。

汪家淤手工年糕历史悠久，是常山县最负盛名的传统特产之一。其食之糯而不粘，口感微甜，深受喜爱。常山千年的历史与风土，孕育出了这般松软醇香的味道，其中更寄托着吉祥美好的寓意。年关将近时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做年糕。我的叔叔便是做年糕的好手，他的手艺堪称一绝，始终遵循老祖宗的传统技法，做出的年糕味道格外纯正。

制作年糕是个繁琐的活。大米、晚梗米与适量水需搭配得当；糕点类多用面粉，而汪家淤年糕用的却是米粉。当地人相信，用山中清水浸泡大米，磨出的米粉会格外细腻，能提升成品的口感。这一工序环环相扣，方能成就好味道。

柴火灶台，毛竹蒸笼，新鲜粽叶，与水磨米粉相得益彰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便开始蒸制。蒸米粉的过程一丝不苟，沿袭着老常山千百年的正宗手艺。等待是漫长的，一小把柴火，煨上一段时间。叔叔将蒸好的米粉倒入石臼，和几位汉子一起用木杵猛捣，反复捶打。打年糕绝对是体力活，需要大力敲打。木杵提起的瞬间，另一人便负责翻转米团。千万别小看这一打、一提、一翻，几人必须默契配合，才能打出真正美味的年糕。

乡亲们最爱围观这打年糕的场景。对全村来说，这是件隆重的事，大人们常带着活蹦乱跳的孩子来呐喊助威，好不热闹。村民也常为打年糕汉子们娴熟的技巧所折服。

在木杵起落之间，终于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白色米团。能干的叔叔将它切成条状年糕，分给旁边的孩子们。拿起年糕中最软糯的一块，蘸上些许桂花糖，咬一口细细咀嚼，一股清甜米香直透肺腑，令人回味无穷，吃上好几块仍觉不过瘾！

正因为手工的“千锤百炼”，年糕才有了与众均匀的质地与韧性，吃起来格外“筋道”，富有独特的生命力。在常山，还能品尝到各种年糕美食，如白菜年糕、荠菜炒年糕、白蟹炒年糕等，都是经典滋味。

那家乡的味道，那记忆中的老味道，手工捣制是其灵魂所在。手工捶打的年糕劲道十足，叔叔的街坊邻居无不被他做的年糕征服。叔叔也一直坚持着这份祖传手艺。这手艺如同一根纽带，将每个人心中的老味道传承下去，也如同常山这座千年古城，在前行的脚步中始终保留着独特的印记。



长街  
沸如龙

通讯员 徐高禄 摄

## 东案的古桥

占迟

东案寻迹古桥，最好是一个微雨的清晨。

车过常山，渐入丘陵。山色空濛里，望见一座单孔石拱桥静静卧在溪上，便知东案到了。这里的桥，不像江南水乡那般精巧，也不似北方石桥那般雄浑。它们如同山体的一部分，是岁月写给大地的信，等待品读。

循溪声深入，金川桥映入眼帘。遥想明代某个月夜，第一批石材运至溪畔时，谁曾想它能跨越数百年风雨？如今站在桥下，拱券如满月，由规整条石砌成。石缝间探出几丛蕨草，在风里轻摇，仿佛低语着时光。

从金川桥沿溪而下，便至万安桥。与金川桥的沧桑不同，万安桥多了人间烟火的温润。“万安”二字刻在桥栏，笔画圆润，似被无数双手抚摸、无数个晨昏浸润。这座清乾隆年间的古桥，由乡贤捐建，每一块青石都浸透着对“万世安康”的祈愿。

站在万安桥上眺望，不远处便是通往田蓬村的小径。漫步至此，永龄桥（又称官塘桥）的身影渐清。桥畔原有官道，南通福建，北抵杭城。当年书生们正是踏着此桥，走向科举考场。如今的永龄桥，早已不见车马，只有农人扛锄走过，石阶被岁月磨得光亮，每一级都像泛黄的书页。

若说永龄桥承载文人梦想，世美坊边的古坑桥，则萦绕着镇蛟龙的传说。再往山深处，还有万缘桥与崇义桥。这些桥名——金川、万安、永龄、万缘、崇义，连起来，恰是一部民间价值观的“密码”：重诺守信，崇德尚义，祈安盼福。

细雨又飘。我站在金川桥上，看溪水缓流，思绪随之流淌。水是时间的比喻，桥是时间里的坚守。它见证无数悲欢：迎亲的花轿与送葬的队伍，采药的后生与谋生的游子，都曾从这桥上走过……

忽然想起元人散曲：“小桥流水人

家。”在东案，此景还需配上“青山古道斜阳”。这景致，虽未必入诗画，却深烙在乡人记忆里。

同行的乡文化员老汪说，乡里正整理古桥档案。“每一座桥，都要留给子孙。”她说这话时，站在万安桥上。夕阳西下，她的影子长长投在“万安”二字上，仿佛为这份承诺作证。

天色向晚，古桥轮廓在暮色中渐模糊。但我知道，明日朝阳升起，它仍会在那里——如同过往数百年。桥下水长流，桥上草枯荣，而桥，始终是桥。

它不语，却诉说着关于时间、坚守，以及人与山水相守相生的全部秘密。

这或许就是东案的古桥：不仅是石砌的建筑，更是精神的坐标。在剧变的世界里，它们以不变的姿态提醒我们——有些东西，值得用百年、千年来自守。就像桥下潺潺溪水，将坚守的故事，从过去说到现在，再流向远方。